



服饰是民族文化中最具性情的东西，它们凝聚成最家常的风景，却又浸透着文化底蕴。它们代表着某一时期的审美，是人类成长到某个阶段时的精神外化，透过它们可望见古时的山水烟云。



晚清时期的琵琶襟上衣



结缘老绣衣

她是沪上一位平凡女子，不平凡之处是能以平民之资，日积月累达十年之久，收藏晚清以来的老绣衣、旗袍、老银饰、绣鞋、金钗、香炉、玉佩……然后翻阅古籍，结集成文，出版《云裳钗影》一书。她的名字叫吴沁江，一个出身书门第的上海女子。

以前，吴沁江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，年轻时的照片是烫着鬈发穿着旗袍的样子。她欣赏祖辈们骨子里的优雅，更钦佩那一代大家闺秀，比如写过《上海生死劫》的郑念，觉得她有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。到了父母这一辈，虽然时代变迁，但母亲喜欢听评弹，父亲热爱舞文弄墨，受到熏染的吴沁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天生的亲切感。

从开始收藏老衣裳开始，吴沁江就一直认为，服饰是民族文化中最具性情的东西，它们凝聚成最家常的风景，却又浸透着文化底蕴。它们代表着某一时期的审美，是人类成长到某个阶段时的精神外化，透过它们可望见古时的山水烟云。历史丰富灿烂，日子活色生香。

真正与收藏结缘，是因为一件老绣衣。起先，吴沁江纠结了很久，毕竟旧时绣衣保存很成问题，但是因为实在爱不释手，最终决定买下。自此以后，她就一头扎进了老绣衣、老饰品的收藏与研究里。100多件收藏品，她一件一件仔细地用纸包好，装进袋子，藏在樟木箱子里，避免氧化。因时间久远，其中不少衣裳已有污渍霉点，或脱线破损，完好如初的没几件。但在吴沁江看来，这些旧衣服和旧首饰仍然如同珍宝。

前朝历史如数家珍

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吴沁江认为中国的服饰文化灿若星河，女子的服饰更是如花似锦。那一朝朝流光溢彩的服饰承载着时代之韵。每有朝代更替，这些衣饰便如花开花落，似梅、桃、荷、桂之于冬、春、夏、秋，报的是历史演变的消

息，让人倍感人生悠悠无尽，而又历历分明。

然而，丝织物极易腐化，老衣服可能是收藏品中最难保存的东西了。它们的柔软细腻一如佳人的容颜，经不住岁月的蹉跎。商周时的“青青子衿”、战国时的“深衣胡服”、汉时的“锦绣十二章纹”、魏晋时的“披帛飞扬”、唐时的“慢束罗裙半露胸”、宋时的“一钩罗袜素蟾弯”、元时的“衣裳光彩照暮春”、明代的“花冠裙袄”……几乎都在光阴的移动下化尘而去，能留传至今且品相较好的大多只剩明清时的织物了。“触手碰去，已无法抚摸那远年的美艳。明代皇后的百子服只能在定陵的橱窗中惊鸿一瞥，清代的衣裳能留传下来且完好保存的也日渐稀少。这些美艳得不可方物的老绣比老银饰更耐不住岁月的浸泽。”吴沁江深感遗憾。

一边研究藏品旧衣，吴沁江通过翻阅典籍，也对中国服饰的历史如数家珍。清代的染织工艺空前发展，故而面料精细华丽。当时的丝织业，主要集中在官营的三大织造所在地——江宁（南京）、苏州、杭州。《红楼梦》中的“贾不贾，白玉为堂金作马”的贾府，便曾三代袭官居于江宁织造府。难怪红楼中的女子衣饰皆花团簇锦，那些云锦、绸缎、软烟罗……精美得让人目眩。清时，还涌现出许多刺绣名家和著名产地，有苏绣、粤绣、湘绣、蜀绣和京绣等。宫廷造办处则指定精通刺绣的作坊定制袍服，以集各地刺绣之大成。

刺绣发展到清代，已成为女子必学的技能。吴沁江就曾收藏和鉴赏过不少清代的女服，其华美端雅、精工细作，令人惊叹。其中，有宫廷贵妇的、有官宦闺秀的、有富商女眷的，亦有巷陌女子的，每一件都让她欣喜不已。

清时，由于满族入主中原，服饰便有了满汉之分。那时，汉女服饰保持了上衣下裳的形制。上身大多是宽衣大袖，下身为裤子外系一条马面裙，足踏三寸金莲。整体看来分割线多，节奏感强，似一阙阙音韵优美的曲牌：醉花阴、喜迁莺……而旗女的袍服作为当今旗袍之始祖，则上下一体，线条流畅。“绰约旗袍”便描绘了清代旗女袍服演变为海派旗袍，再到当今时装旗袍的发展过程。而今，旗袍逐渐化作一座城市，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。